新凤霞送礼

杨建东

新凤霞先生有个习惯，那就是早上会给非常好的朋友或学生打电话。因为晚年的新凤霞先生晚上睡觉特别早，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！她的家庭服务员帮她洗漱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她就没什么事了，开始了每日电联。我是她早晨通话的“话友”之一。谈论的话题上至中国戏曲艺术的振兴，下至拌凉粉可别忘了放蒜汁。这一通开聊起码四十分钟起步，长至一个半小时。经常是她兴高采烈地聊着，我又返回了梦乡，她会感觉你不搭理她了，就急问两句：“我说的你听明白没有？”假如你还不回答，她会长一个调门再问。您想想，她可是评剧“新派”创始人，在台上不唱出个正宫调怎么能叫出好来呀！这里解释一下中国戏曲艺术的正宫调相当于西乐的G调。那么南柯之人必然离了黄粱了！

我那个时候还兼任我党隐秘战线“十大特工”之一谢和赓的私人秘书，经常替他给吴祖光新凤霞老二位送信递简。我阻断了新先生的电聊：“先生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您那，谢先生让我把他爱人的传记——《洁白的明星——王莹》给您和吴先生送去呢！”新先生一听高兴极了：“好吧！你九点半到啊，你吴伯伯九点才起床呢！”

我如约到了位于东大桥的吴宅，一进屋，我把王莹的传记递到吴祖光先生手里，他拉住我就问：“建东，是不是早上你凤霞阿姨又吵了你的觉了？”我连忙摆手。吴先生拉我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我一睁眼，她就告诉我建东一会儿给你送《王莹传》来！我猜那么大早上，你不会主动打来电话的！”这时，我就听见里屋新先生在叫她家的小阿姨：“建东来了，我得出去。”我急忙站起来走到客厅门口，看见新先生已经走过来了，小阿姨在她身后肃立，因为新凤霞先生在“文革”中罹难致残，导致半身不遂。我刚要去搀一把她，她急着摆手：“别扶我，我自己没事。”说着挪动拐杖娴熟地拉动左腿进了客厅。“我本来早上还要和你说呢，你说上午过来，我想就等你来了，给你讲个特好玩的故事。”说着她坐到了吴祖光先生身边的沙发上：“我在1953年，和你的老师大学者闻省三先生都参加了第三届抗美援朝慰问团，我们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。到了‘文革’我们又被派到全国政协去挖防空洞，我写的那本《我和溥仪》你不是看过吗？那挖防空洞的还有闻省三呢！我们这帮人，溥仪是没有生活经验超乎寻常的‘笨’，闻老是超乎寻常‘拙’。有一回，我们单位门口来了个农民，手里提了个布口袋，在我们门口遛。我们休息的时候，闻老去门卫室打开水，因为他胃不好，老得冲口奶粉喝。那个农民一见出来人了，就低声叫：大爷！大爷！闻老高度近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以为是认识他的人呢，就出来。那个农民把闻老拉到一边，大爷，我这是二斤花生，家里实在困难啊，您能跟我换几斤粮票吗？买点粮食回去！闻老见他可怜，就摸自己的大黑棉裤找钱包。我突然发现一队工人民兵过来了，闻老还在那认真地找着粮票，那个农民见民兵过来了，拎着包就跑了。我急忙过来，民兵也过来了，看见闻老拿着钱包再翻粮票，就问，‘你这干嘛呢？’我抢着说，‘他钱包丢了，刚找到数数少了没有。’不容闻老说话，我就把他一把拉进政协大门，我告诉他多悬呀！要让他们抓住您拿粮票换东西，非定您投机倒把不可！闻老解释说：现在农民也苦啊，我是打算换点花生，咱们劳动之余吃点花生，不也解解闷吗！”吴先生接过话茬，要是遇到红卫兵，闻老这顿打是躲不了的了。新先生继续说：“进了院，打完开水，闻老继续去和泥，他把冲好的奶粉杯子藏在大棉袄里，看着没人喝一口。热气把他的眼镜一下就熏得全是哈气，他用袖口一擦，不小心那高度近视镜就掉到了泥里，他蹲下用铁锹扒拉来扒拉去地找，越扒拉就越找不着，一个积极分子向领导反映闻省三工作不积极，嫌脏怕累，蹲着不和泥，乱扒拉！闻老赶紧站起来解释说他的眼镜掉泥里了，绝对不是消极怠工，我过来从泥里帮他把眼镜找出来递给他！闻老直冲我鞠躬！后来有一天，他把我拉到食堂后面，从大棉袄中掏出一个塑料网兜，里面是个草纸包。他不好意思地跟我说，‘凤霞！多亏了你这么帮助我，护着我，要不准又得挨斗。我大儿子去上海开会，带回来点奶糖，我家没有小孩，你家还有吴欢和小霜，带回去给孩子们吃吧！’我接过这包奶糖，心里想，这就是老言古语说的患难见真情啊！”

新凤霞先生知道闻老喜欢喝奶粉，正巧她的学生从齐齐哈尔特意给新先生寄来了散装的好奶粉，新先生就嘱咐她家阿姨装好一袋让我给闻省三先生带回去。我骑车高兴地给闻老送了过去。当时，闻老那里有个服务员，负责照顾闻先生的起居和一日三餐。这个服务员是位饭馆退休的老工人，有个习惯，人们送给闻老的无论点心茶叶糖果，他自觉不自觉地都先取一块尝尝。我把奶粉刚放在桌上，他就进来了，他问我：“你给老人家拿什么好吃的来了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的，是新凤霞先生送给闻老的奶粉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翻开塑料袋就捏了一小块，放进嘴里，本想大快朵颐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他突然面带苦涩，嘴往两边撇，冲出门去，就去院里水管下漱口，大口大口吐着白沫！

闻老也很惊讶，急忙问那个老服务员这是怎么了？电话响了，我接起电话，一听是新凤霞先生急切地问：“建东，你把‘奶粉’给了闻老没有？”我说刚放下，她说千万别让闻老喝啊！我们家小阿姨把奶粉重新打了包，给你拿走的是洗衣粉！我告诉新先生有个人替闻老尝了，这不，正洗肠子呢！新凤霞先生听了大笑不止：“幸亏闻老没尝！”

服老敬老

(台湾)桂文亚

今年正式进入七十岁，我服老、敬老、迎老，这是人生自然的规律。

只有仔细体察过这生命交替过程的人，才会深深了解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悔恨；只有亲身遭遇病痛、体衰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人，才会理解自己青壮时嘲讽老人、轻蔑老人、嫌恶老人是多么无知幼稚的心态。

我也曾经年轻过，同样的错误免不了。

父亲健在时，年届七十，每次看电视歌星唱歌总是张冠李戴：这是冉肖玲哦！不是啦爸爸，是秦蜜！这是崔苔青哦！哎呀是邓君啦！差太多了吧爸爸！我和妹妹笑成一团，只觉得父亲记忆力有问题，不知道失忆症已悄悄上身……

现在的我出现了同样问题！

别说早就忘记很少来往的朋友姓名，偶有新朋友报上名来，三分钟内一定忘记！很久不见面的好朋友，有时名字也要想一下；没有太常交往的老朋友，甚至忘记了……因此我总是很慎重的“复习”明天要到访的新朋友名字或很久不见的老朋友避免张冠李戴。

曾经有一件往事，不断被当作笑话复述，听的人都笑死了。

大约近三十岁左右吧，还在联合报上班，一日，等电梯的时候，遇到一位陌生小姐，她朝我笑笑，我也朝她笑笑，但确实想不起来是谁。

“桂小姐，还记得我吧？”“当然记得啰！”我笑着回答，脑筋紧急转动……“我叫什么名字？”她眨着一双慧黠的大眼睛……

什么名字？……什么名字……？什么名字?!

电梯门刚好开了，人挤人陆续进入，我也跳进去，最后对着仍挤在外面的她大喊：“哈！我不告诉你！”

电梯门徐徐关上……

快递梅花枝 （中国画） 老树

春天的召唤

赵玉龙

最近在读《听客溪的朝圣》，这是一部描写自然的书。刚刚拿到这本书，当我读到书封后面的几句话时，我就相信，我一定会喜欢这本书。那几句话的原文是：“我一直在想季节之转变。我今年不想错过春天。草变绿的那一刻我要在旁边。”今天早晨，我在自家的园子里，看到从泥土中陡然长出几棵紫堇。它们看上去小小的，嫩嫩的，却不怕冷，就这么冷不丁地冒了出来。

印象中，紫堇也算是春天开得较早的野花。它们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别的植物的种子还在泥土中休眠的时候，它们却早早地钻了出来。等春天许多植物种子开始萌发时，它们却已经开出娇小的花来，紫的，黄的，白的，甚是美丽。但还没等别的植物正式登场，它们又悄悄谢幕了。

今天早晨，我看到了它们，在满园子还是颓色的冬日里，在立春前一周的时候。但是我很清楚，它之所以陡然来临，那是因为春天对它的召唤。

东兴三汉

吴道富

去岁尾，得悉郭医生近百岁安详仙逝，感慨系之。由是想及数十年前我工作的地方——镶嵌在四川沱江畔的东兴古镇，想起那里的三条汉子来。

郭医生。泛着幽幽青石板的东街子长约二里，街中小医院前医后宅，也分中西医，独郭医生是中西医全科医生。郭四十开外，鼻微凹，上推深度近视镜乃其惯常动作。同事介绍其态度极好，挂其号，果真，望问间切一并上，亲切感尤令病家先愈了三分。去院配药，后无候诊者时总会摆几句“龙门阵”。一回，他讲困难时期得浮肿的多，医生倒也好当，开消肿药即可。他抬首环视凑近耳语：啥子消肿药嘛，就是杂粮粉揉的丸子，充充饥而已……你们上海人没吃过这个苦啊！某日去医，告郭医生摔伤了。咋回事？原本医院无出诊一项，但昨夜一农妇临产，丈夫又在外，乡邻奔来求郭医生。郭穿衣备器，叫起护士小魏随即一同出诊接生。好在顺产，母子平安。返程郭坚不让送，不想雨骤降，泥路滑，又看不清，脚底滑溜，为护医药箱自己却亏大啰，脸破镜碎腿伤；小魏也滑跌几跤成了破相“泥妹子”，两人挣扎踉跄天光熹微方回院。我进屋探望，郭受寒发烧鼾睡，脸上包着纱布。后来产妇家送来老母鸡等感谢两位，郭医生像“月母子”躺了多天。我返沪探亲，郭曾托我给爱人买“金兔牌”羊毛衫，这可是当时川人首选的紧缺商品哦，我尽力未辱使命。

大脑壳。川称人头为脑壳，形象而有趣。大脑壳的家，与镇口我任教的学校操场无缝相连。同事讲大脑壳总是蚕食操场种菜，责退，又进，反复多回矣。他头大眼大，挑粪桶费劲，目不斜视睁得更大；而若挑菜穿过操场上街，则显东瞧西觑吊儿郎当之态。渐熟，他得意地告，最爱看电影，困难时期一个红苕就可换一张电影票，宁可饿也要看！逢周边放露天电影，大脑壳总会第一时间获知，并在操场高声广而告之，我亦受益。一次，某老师严厉批评大脑壳侵占场地。讵料，数日后这位老师上头堂课的教室门被泼上大粪，师生唯掩鼻水清良久方得入。明知大脑壳所为，没抓现行，奈何不得。地瓜熟了，大脑壳拿了个筐给老师们。撕皮透白、清脆爽口蕴点儿甜的地瓜，我连尝了两个，别样果味至今存舌。大脑壳，令我常想起他不知说了多少遍的“上海电影好多呵！”

曾二爷。几乎一色黛瓦木门的主街上，最令人艳羡的是挂着几条半爿猪肉的铺子，从肉缝中可窥见一位身板硕、右眼斜、脸抹时间包浆、围裙油光锃亮、紧握明晃砍刀的汉子，视之总令我联想到江边那棵苍劲的黄桷树。此乃不苟言笑的肉铺头儿，人皆尊称曾二爷。那时肉凭票，每人每月半斤，后增至一斤。二爷刀准秤平，几无二刀。端庄和善的曾二娘，坐店堂仅收钱票。当地人言，几天不食“嘎嘎”（肥肉）便心头发慌。二爷地位愈显，风流韵事也不绝于耳。同事们说：曾二爷对知识分子不薄，我们去买肉要哪坨给哪坨，秤杆总是翘得老高。我也体会颇深。“有的美，只会被某些人发现。”川端康成此话在理。

“欢迎，欢迎”

公输于兰

以食为天的民族，过最重要的节日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怎好放弃大展身手精心制作美食的机会！除夕家人团圆的一顿年夜饭，初二开始招待亲朋好友的宴席，就是最重要的年菜。

中国地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菜系庞杂。所以中国家庭的年菜之丰富，令人无法想象，倘若让春晚来一个网上视频报年菜的互动，恐怕是几天几夜也报不完的。

我家的年菜比较传统，所用食材不外乎鸡、鸭、鱼、虾、蛋、肉三牲（猪牛羊）和菜蔬。坚守的一点点讲究，一个就是菜要有好意头，还有一个就是各道菜的食材尽量不重复，比如冷菜有熏鱼，热菜有清蒸鱼。但除了烹饪方式不同，鱼和鱼品种也要不一样：熏鱼多用花鲢或者小海鲳，这两种鱼肉身薄容易入味，且鱼的名称也听着也吉利，花鲢花鲢，荣华连连；海鲳海鲳，海一样的昌盛呢。蒸鱼多用大黄鱼，喻“黄金美玉”，或者鳜鱼，喻“富贵有余”。黑鱼是绝对不会上年菜的，墨鱼再好吃也不入年菜——墨鱼墨鱼，那可是“没余”啊，取而代之的是鱿鱼，这名称听着，才是年年有余的样子。有时年菜的冷菜里用了海鳗鲞，往往在热菜里会刻意放上一道清蒸河鳗，“海河双鳗”，跟什锦寿喜汤锅中各种丸子的意象组合在一起，也就“圆圆满满”了。

同样的布局逻辑还有灼大虾和炒虾仁。

灼大虾带壳，既看上去红红火火的可喜，大虾的身子紧紧弯着，用从前祖辈的说法，它也像大金钩，能把财气和福气都勾住呢。虾仁嫩滑美味，尤其适合老人与幼童，有“仁心仁爱”的好意头。但这两种虾，在年菜中，可以没有灼大虾，却不可缺少虾仁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中国人年节上的吃喝，总还是跟儒家传统的礼数紧密结合的；更何况，在沪语中，“虾仁”发音近似“欢迎”。当客人上桌，酒过一巡，开始上热菜的时候，我们家上的第一道热菜往往就是虾仁。

我小的时候，做家常菜的是我的母亲，做待客年菜的总是我的父亲。那个时候，虾仁难得，他总是在待客前一天去菜市场排队买比较大的条虾，然后回家将一只只虾仁剥出，去除泥筋，洗净控水，用轻盐腌渍，再用一点蛋清和生粉上浆，放在低温通风处醒上一夜。炒虾仁的时候，热油滑锅三次，最后热锅冷油下料煸炒。他端着一盘只只晶莹饱满的虾仁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总是会笑着大声说：“Honin,Honin啊，Honin来了！”这“Honin”，既是欢迎，也是虾仁！

年菜的精髓大都会潜移默化地传代，当我结婚理家的时候，清炒虾仁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年菜的第一道热菜，连烹饪的方法也大致与父亲的相似，尽量做到虾仁油光光，吃口有弹性，但盘子里要看不到汁水，也不要汪油。然而，今年这个做法有点不合时宜。住在老年公寓的长辈因为疫情，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了，只能将年菜做几道送进去。老人牙口不好，最喜虾仁，但炒虾仁冷了回热就不好吃了。最后想出蒸虾仁的办法：选用大的虾仁，隔夜洗净控水上浆，在冰箱醒一夜。蒸锅放水煮开后，将虾仁一个一个码在不沾蒸格上，盖上锅盖蒸，计时2分钟，掀开锅盖，将虾仁逐个快速翻面，盖上盖再蒸1分钟，关火，立刻将蒸格端离锅子，放在通风处让热气带着水分快速蒸发，待虾仁微凉，滴上几滴橄榄油，撒上日料拌饭拌菜用的芝麻细葱碎，即可上席。

这道虾仁热菜冷吃，还不油腻，当然很受欢迎啦。

十日谈

我家年菜

责编：徐婉青

不喜欢吃甜食的我看见红、黄、绿、白、紫、粉、褐的汤圆，眼睛一亮。

夜光杯